

震川先生集

五

蘇平知

PDG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三

壽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陳時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寔官南曹  
亟稱子行之文已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  
者爲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爲德是年冬十月某日君  
之誕辰留都士大夫咸爲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  
于予予昔讀書萬峯山中萬峯蓋君之所以自號者  
其山下瞰具區倚拔水際西南七十二峯矗立於蒼  
波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古木橘柚千章梅竹茶茗崇

岡連被問之知其爲君之圃而頗訝主人之不來者  
幾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臥之外相  
與遊覽賦詩又稱觴爲壽此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  
仕宦者兼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爲  
君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子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  
能不爲一定之品式而亦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  
僥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尚有不能知者囂囂然  
自謂已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昔五  
代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  
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

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聞者多其知體歐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爲懌立傳今君之於子行要爲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爲壽

顧南巖先生壽序

夫富貴壽三者天地龐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恆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值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親血脉氣息之相屬可以言語教戒而同者而唯是三者爲不可期有厚于富而薄于貴與壽有厚于貴而薄于富與壽有厚于壽而薄于富與貴有厚于

富與貴而薄于壽有厚于富與壽而薄于貴有厚于  
貴與壽而薄于富有聚焉有散焉有平均以等授焉  
時其平均也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不壽時  
其散也而皆貧皆賤皆不壽時其聚也而皆貴皆富  
皆壽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世迺  
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疑其既往而意其方來此余  
之所未喻也若吾崑顧氏之盛殆所謂時其聚者邪  
自大宗伯以文章魁天下將躋台鼎其餘橫金衣緋  
者尚二三人崑之言貴者必曰顧氏甲第連埒宗親  
子弟被服華綺于人聚食崑之言富者必曰顧氏自

桂軒先生以耆年爲鄉邦之望其後壽考世有其人  
崑之言壽者亦必曰顧氏今南巖先生以桂軒之孫  
宗伯從子少膺鄉薦甫倅南昌飄然賦歸來之辭不  
謂之不貴優游于亭館花木之間不謂之不富安居  
暇食不親藥餌不習導引不謂之不壽夫是三者所  
謂不可期也而聚于一家又聚于一人之身斯亦難  
矣余未嘗通介紹于先生然嘗聞其賢而私心識之  
間獨竊嘆以爲先生藉家世之盛而又三者參會夫  
人子之于親苟唯布褐菽水以爲養雖有顏淵之仁  
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缺然之意有如先生者乃夫

人所願于其親而不可得者也于是可以壽矣今年先生壽七十邑學諸生成往爲賀俾余敘之余惟桂軒先生與高大父爲延齡會世通姻好高大父壽八十五作高玄嘉慶堂大宗伯實爲之記則余于先生之文亦何可辭也

同州通判許半齋壽序

予居鄉無事好從長老問邑中族姓能世其家業傳子孫至六七世者殆不能十數世其家業傳子孫綿延不絕又能光大之者十無三四焉若許氏之世吾能言之自其先諱慶賜者從嘉定稍徙至崑山實生



文衡文衡之子曰德芳比再世以勤嗇致富而子弟皆知修學好禮其子鵬遠以賑饑出粟授承事郎而從子鴻高由太學上舍歷官平定州同知承事生思耐翁爲京所吏目而同州君則思耐翁之子也亦自上舍選倅名州致政家居久之而其子伯雲以進士釋褐爲分宜令方著聲跡有遠大之期蓋自國初至於今許氏之居於鄉者其名可數耕有田藝有圃居有屋廬其老者鄉里社會飲酒伏臘未嘗不在享承平之福者垂百年而將大發於伯雲所謂能世其家業光而大之者非耶同州君爲人倜儻善自娛戲官



古馮翊西華之地然不能爲吏繩束一旦拂衣歸從  
布衣野老陸博投壺擁女子鼓琴鳴瑟酣宴竟日自  
伯雲不爲官時常自樂也然今之時與許氏之上世  
異矣使伯雲不爲官寧能使其親係有其樂耶同州  
君雖善自娛非其子之爲官寧終能有以自樂耶鄉  
人是以爲君榮而以伯雲爲能養志也嘉靖丙辰月  
日爲君之誕辰蓋甲子一週矣時伯雲自分宜入覲  
予與同縣之士試於南宮者若而人與伯雲俱會於  
闕下比覲罷還而伯雲亦以便道歸省衆謂予不可  
無紀而沈成甫戴與政來致其請予謂吾等方從君

有鄉社之樂而伯雲回首有白雲之感旣爲之賀因稱養志之義以慰之云

龔裕州壽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能必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爲角夫苟役役然馳騁眩驚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黃耆其道促矣夫苟不役役然馳騁眩驚於富貴之塗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至黃耆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銀朱黼纁之華未始異於世

而得園綺之高焉温淳甘臙腥醲肥厚之養未始異  
於世而得松喬之適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  
老訶呼而笑傲當郡邑喧囂之間而得武陵桃源之  
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  
其得仁者靜而壽之理歟予之內弟温甫與先生世  
通姻好來請予文爲祝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  
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爲至論  
先生廼可以著之於文而爲壽者也書以歸之

徐封君七十壽序

余往來嘉定與其賢者遊而識子言於是時固已奇

其文每言之於人因遂識東樓翁慷慨樂易人也已而子言舉京兆計偕北上翁實携之以行余時遇於彭城遂於僦車共茵而載歷齊魯燕趙二千餘里走風雪塵埃中懽然忘其行役之疲余蓋察知翁父子有福德享富貴者也其後子言登第以天官屬直內閣尋改大宗伯屬領祠事余至京師每見輒嘆其議論之進是時天子隆郊祀之禮子言殆所謂侍祠神語能究觀方士祠官之說者矣至語及其職事未嘗不有志於古之守道以守官者也而東樓翁居家日治園圃亭榭與士大夫飲酒爲樂子言間迎至京

師則諸公貴人日來懽宴退而莫不嘆翁之賢而又稱其有子已又得誥命推封旣貴顯矣然子言在部曹鬱有清望議者以爲蘭臺秘閣之選頃以外補爲郡莫不惜之會東樓翁方七十子言將之荊州過家上壽以余遊其父子間相知之素屬使爲序夫子知子言有不釋然於此行者矣然以方剛之年出粉署爲二千石得歸榮其親於人子之願殆未易得也吳中士大夫登朝者不爲不盛然能迨祿養少矣已迨祿養而至大官益少今惟長洲錢工部德徵位至九列海虞嚴學士敏卿爲館閣而二公之親皆康強無

恙得封如其子之官此不獨吳中所無而世亦未之  
多見今以子言之年與其才望名位豈在二公之後  
余以是知東樓翁之福祿蓋未艾也子言能自馳騁  
於文辭其於江山故宅雲雨荒臺之間必能追蹤屈  
宋而上之爲南陔白華之篇以抒其仁孝之心余之  
朽拙何能爲役猥以斯序見屬媿而不敢辭云

葛封君六十壽序

古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于不能兼  
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  
有所得以爲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

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離于其側其志樂也至王介甫則又以為祿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為榮也賢者道彌於中而褻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二公之言各有所重而不免於偏使為子者有所得以歸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具道藝之美而有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蓋致恨於彼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葛君理卿辭其親試京師有司奇其文欲寘之第一遂舉進士上第所謂彌於中而褻於外者矣國家之制進士釋褐觀政諸曹其



祿秩比七品可謂有祿與位矣君在京師逾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離憂者矣君之尊人虛潛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慕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爲有所加獨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爲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所激而發使遇虛潛翁父子其於爲人父母與爲人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明年四月來歸至某月日爲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人趙君元和張君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同試南宮者也榮君之還徵余文爲虛潛翁壽余謂如翁者韓退之王介甫

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賀矣

柳州計先生壽序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爲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于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召有悒鬱無聊之志宜其爲言如是然其于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殆不下于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于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爲進士者皆以柳子爲師